

思念

□ 新闻与传播学院
陈起纬

在春天的日子里,不知怎的,我总是想起我的父亲。

我对高中的生活总是留有許多遗憾,其中最怀念的,便是那段奋斗的日子里父亲的身影。进入高中后,随之而来的不仅是我繁忙的学业,还有家里的经济问题。为了赚钱,也为了照顾我的学习和生活,父亲总是在县市之间奔波。我再也不像初中时那样事事都要父亲操心,也逐渐能习惯时常一个人的周末。但只有我自己知道,我的心里无比怀念初中的那段岁月——从县城转到市

里上学的头几年,人生地不熟,但因祸得福的是父亲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。寄宿时父亲经常送来零食和家里的饭菜,周末放学不仅亲自亲为地接送,还总要带我去尝尝他“收藏”的“宝藏店铺”。父亲是个很懂生活的人,他总是知道哪里有美味的小吃,总是能把平平无奇的捞面做得充满仪式感。父亲也是个很细心的人,他会在冬天给我送来崭新的棉袄,也会在晚自习时给我请假只为带我去买一双暖和的棉鞋……

我怀念第一次参加入学考试、第一次上寄宿学校、第一次和朋友在周末玩到深夜、第一次长水痘、第一次骑自行车……然而小学三年级后的几年时间里我都没见过父亲,直到初中,父亲终于没有再缺席我的成长。我无比怀念那段我们像最熟悉的陌生人的日子:彼此试着接近,慢慢学着照顾,慢慢学着依靠。

进入高中后,学业的繁重、忙于生计的奔波剥夺了大部分我和父亲难得的相处时间。我们更加习惯了彼此,却很少再像以前那样,能在回家的路上痛痛快快地聊聊天。

有时候我觉得,我和我的父亲过于相像了,甚至会不禁埋怨起这种相似来。我们心思细腻,有时却也敏感脆弱,既怕给彼此添麻烦,也难以说出对彼此的思念和爱。我的父亲是典型的中式家长,他只敢在书信里写到“爱”这个字。而我呢,回忆起保温盒里的早饭、回忆起傍晚的糖葫芦和他并不太宽阔的肩背,我最终也没说出“我想你”这三个字。

思念是长流的细水,却又如蚂蚁般轻啃着心脏。等我终于反应过来时,父亲已经不止一次地出现在了梦里。

大多数时候,父亲总是一个失意男人的形象。他说得最多的话就是:“我没法给你做榜样,能给你做个反面教材也好。”印象中的父亲,总是做着不喜欢的工作,与生俱来的诗意和浪漫在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里显得有些可笑。他对自己失望,也对无聊的生活不满。中学时的我总是带着残忍的天真,我劝他洒脱,实际是要他接受平庸的际运。而现在我长大了,我不想再说那些大道理,只想告诉他,就像他当初告诉我的那样——“你也是我的骄傲。”

我向来爱瑟缩在一大团棉絮里,厚重的袄,沉闷的被。冬天是适合把自己裹成一个“茧”的。然后是担惊受怕而又忧虑的等待,害怕春来得迅猛,又怕她过于得太缓,刺破茧的是成千上万的密密麻麻的“针”,一定要是轻盈的针,不至于扎得人太痛,还得是慢慢地扎进茧里,要能让人“看得见”每天针的进度那是最好,最重要的还得是一根根“巧”针,把茧暴力的“砰”地一声扎破是没有艺术感的,让人没有一探究竟的欲望还显得生硬,而巧针就是讲究一个欲说还休连带着按部就班,将茧带着力度地轻柔挑破,一点都不突兀,是带着极好的教养和礼貌对你说:“是的,如您所想,是春天了。”

至于这些“刺”,可能这样叫它显得太尖锐、太不柔软,毕竟春更多的是江南岸,把鸭子和鹅吹下水吃新鲜的小鱼儿的风,像一阶一阶远方的鸟鸣一样绽放的桃花……春天隐没的钝感力量跻身在生命的柔软之下了,但我倾向的春更像是一个用力把孩子挤出

久闻洛阳牡丹,武汉樱花,既临予悬弧之辰,恰樱花初开于三月,阿阳诚邀,遂告假以欣往之。

江城多山,珞珈独秀。山上有黄——武汉大学。携阿阳,该游武大。晨露晞而草馥,啾啾疏而樱香。浙浙兮风拂面,馐馐兮蝶恋花。

沿除而上,登樱花城堡、俯樱顶,忆往昔缱绻岁月,葳蕤生香。啐酒为欢,不禁歌曰:“欲买桂花同载酒,终不似,少年游……”

移步数里,古今建筑不绝入目,威仪烜赫,谏美哉!嗚呼!胜虽非天纵之才,然长为长辈冠以聪慧之名,少时未尝恒兀兀于寒窗,虚度穷年。本

上次回到家乡,突然间想回到老院子里看看小时候的“老朋友”,虽然院子已然废弃。

老家房子就是传统的平房,屋后有一亩院子。小院在屋后静静地沉睡了好多年,推开仿佛与世隔绝的朱红色院门,上面的烤漆已经起皮,就像补丁一样斑驳地贴在门面上,“吡吡啦啦”的擦地声似乎惊动了院里的小动物,“窸窣窣窣”的倒也给院落添了一丝生气。

门后的柱子不知被什么凿掉了棱角,从左到右拉起来渔网般硕大的蛛网,我肯定那是我十多年来见过最大的蜘蛛网,上面附着着大大小小的黑色生灵,我弯腰小心地经过,不忍破坏蜘蛛家族的美好。通过“盘丝帘”,也谈不上豁然开朗,倒也是一片绿色,喇拉秧、狗尾草和各种叫不上名字的杂草都突破了自己的极限,奋力生长,足有半人多高,东面和西面的砖瓦墙成了断壁残垣,更别提院子里最北边的瓦房了,没了屋顶,断了横梁,泥筑的墙也变得沟壑纵横,风在屋

身体的母亲,生命在无声息里呐喊,在脉络的搏动里呐喊,在仰望呐喊,在垂眸呐喊。这些力量像呼吸声一般细不可闻,但是坚硬无比,极具冲击力,像这般的,也只好用针作比了。这些针从树木拔节那微不可闻的簌簌声中生长出来,从像缓慢的情诗一样浅浅波



□ 法学院 陈芋竹

动的一串串江河湖海漂浮着的烟火星子中来,从混沌天地间一叶云生色里的喷薄中来……所有生命力量的美感丝丝缠缠绕绕,紧致成针,然后——挑出春天。

我喜欢在春天看大黄狗、小花猫抖落掉粗粝厚实的毛发,一撮一撮,一团一团,洋洋洒洒地飞到西边的院子,飞到新翻的土里,要是它愿意还可以飞到人的跟前

当与阳同扶摇,共直霄,惜饱食终日而踟躅,然阿阳蹊蹶前驱,终吾之所不及矣。

东北皆乘临东湖,自凌波门出,闻东湖日出绝美,惜无福亲观,甚为遗憾。有壮士兮,赤腹而入水,行人皆惊呼。

夜至汉口江滩,人声啾啾。乘轮渡,因人多而复杂,索然无味。

然二天两夜,余之闲时不足,遂迎残阳而返邦,兴甚至哉,以此篇为记,复念去年今日,琼筵欢愉,友朋觥筹交错。

故曰:“似此星辰非昨夜”,再曰:“当时只道是寻常……”

里横冲直撞,已然不像个房屋了。

若不是看到瓦房东面的“老朋友”,我可能会因这幅残败的风景而嗟叹不止。它或许在那角落停留好些年了,我只知道它在我记事时就在那耸立着了,虽不及云端,但也是我见过在本地最高的竹子了。竹鞭交错纵横,布满了须根和竹芽,宛如蛟龙,一半入土,一半归



□ 国际教育学院 朱陆凡

虚,甚至有顶破围墙的气势,不过竹身的挺拔更令人震撼,竹节有节奏地排列,着一身绿装,泛着时光摩擦过的翠绿,伴着清风,像一把利剑,穿透顽石,直插云天。

暑往冬来,迎风斗寒,经霜雪而不凋,历四时而长青。《诗经》所

盘旋,像个顽皮的精灵在空中对着人挤眉弄眼,引得人伸手去抓,往往再被轻轻地躲过。或许春天连卸下的“茧”也是自由的。万物抖擻下的“茧”,像揉碎了的白瓷月光,被春天捡来给万物抖落去一点又一挂珠光,我偶尔会想念这“茧”,于是,我拜托风南下,代我问云南要来一枝春欲放,那挂着的晶莹泪,许是江南美人折下柳枝拈杏花雨来,我轻轻一碰,那股轻盈的凉像是人间空谷落响,滞留在高山无人谷中的雪中掺杂着“茧”的余温翻涌而上,我此时便是冬短暂的遗民了。

在这里我们都要谢谢春天,挑开了阻隔人们的“茧”,所以今天去见面吧,好好拥抱吧。吹过“东风夜放花千树”般流光溢彩的风终于可以多转几个圈给街道的烟火上色,编织预售春天的风筝。人们终于走到世界的新意中来,去问候天地,若看到花儿如孩童笑得那般热闹,流苏般、瀑布般、招手般地一阵摇摇晃晃,那是花儿妄霞衣,笑问来人何颜色。你只消答道:“是春色。”

□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
王连胜

江城游记



雪莲

总第 435 期